

你是一个凡人，你想与众不同， 这就有诗歌

▶▶▶[上接 A1]

孙昌建: 那都是社会兼职，并不能代表什么。不等于你的诗写得比人家好，或者说之前你写过一些作品并不能代表你现在还能写得出来。诗歌往往是一个作家的起步，或者叫童子功，就文学体裁而言，相比于小说、戏剧等，诗歌的门槛也是最低的，但又是最难写好的。因为门槛低，有些人把一些口号或现成的话都当成诗歌了，特别是那些套话空话和废话，搞晚会时一分行，一朗读好像也像是那么回事，他们以为这就是好诗，或者他们平时接触的就是这些诗，根本就没有读到过经典的作品。比如我们说泰戈尔的作品，当然是经典，而且是比较通俗的经典，他影响过多少中国诗人和作家，他有多少徒子徒孙，可是我们今天的不少人认为还是他学生辈的谁谁谁的诗好，这自然是见仁见智的，但是你不去源头上学，反而到末流去取水，这个肯定也是有问题的。当然现在的另一个问题也有可能你这首泰戈尔的诗是假的，或者是另一个泰戈尔写的，现在网上有不少假诗，但很少看到有打假的。诗歌是应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，诗歌应该是有不可言说之妙的。年轻时写诗或写过诗，这是有极大的好处的，因为他能盘活语言，文学从某种程度上就是语言的艺术，除了思想和观念是要另论的。

其实八十年代我们在写诗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的贫乏，因为所谓 50 后 60 后包括 70 后都是先天不足的一代，不像五四一代的诗人作家，他们既有国学根基，又有留洋经历，是推开窗户看到了世界的样子，然后又是从世界来看待中国，这个起点和站位就不一样了。我记得某位大师大概讲过这样的意思，青年人不要看中国的书，但他自己已经看遍了中国的书，他们喊打倒孔家店，但血液里还是孔家店出售的营养，我们现在或以前看到一些大学校长会出点小洋相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洋相。正如我讲古代有没有书法家协会，没有，因为社会普遍地人人写字都很好，但有没有金石学会，这个还是有的，因为大家要交流刀功治印之道。

我之所以从写诗转到写一些叙述性为主的文字，原因是高考作文不考诗歌，策论也不考诗歌，报社招聘也不看你发过多少

诗，而看你发过多少豆腐干文章，做过多长时间的通讯员。同时呢，写诗因为经常分行，语言有跳跃性，你要给领导写一篇讲话稿或年终小结都可能写不好，所以我觉得要改变这一现象，所以就开始老老实实地写人记事。其实一个诗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并不都是吃《荷马史诗》和《神曲》成长起来的，更多的可能也还是受巴尔扎克、雨果或马尔克斯的滋养。光靠写诗要养活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所以得去为五斗米折腰，但是因为写过诗或者还在写诗，你又不能忘了悠然见南山的妙处，这个感觉还是挺好的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写纪实一类的文字等于是居家过日子，是平庸而苟且的事情，但诗歌就等于是有一个柏拉图理想国的存在，这就很好了，这就是我理解的诗和远方，这两者会体现在我一个人身上。

华东周刊: 从分行到不分行，我感觉你现在像个八爪鱼似的，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在作战而且也都出了作品，能讲一讲这方面的心得吗？

孙昌建: 每个人的写作习惯不一样，喜好也不一样，包括出发点即我们今天讲的初心更是不一样的，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，更主要的是对人性的好奇心。从诗歌跨到叙述文体，最先是通过专栏的方式，即一开始是写千字文，写足球写电影写流行语，即一些泛文化的话题，这样有编辑看到就说你好像还懂一点这个，那能不能给我们写得长一点，这样就可能是杂志上六七千字的专栏了，比如当年在《东海》杂志，在《作家》杂志，在《江南》杂志，以及其他一些泛文化的杂志上，这个中间就有结集成书的，也有的在出书的过程中又遇到麻烦，编辑觉得有点对不起作者，然后就说那能不能写成小说，我们给你出版，这样我就写了几本长篇……这也就是说一直是编辑和杂志社出版社在推着我往前走。今天回过头去看好像是一种蜜月期，比如我的第一本影评《我的电影手册》，就是湖南文艺社的编辑约的稿，我把稿子交掉就不管什么了，然后拿到样书后就有极大的满足感，因为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。之后就有写电影杂志上的专栏文章，然后再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结集出版。这后面也有导演看到了且更大胆，说你一天到晚评电影，那你写一个剧本试试看？

然后我就写了，之后有拍成的，也有没有拍的，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，我遇到了一些好编辑，这是我的幸运。

当然更多的还是自己去挖井，自己找米下锅。比如我写民国的一些文字，那的確是看了不少闲书，主要是有关文人墨客的，里面还是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，然后我就给自己画了一个圈，我就把跟杭州有关的，出生在杭州或曾在杭州生活和工作过的，都放进我的圈子里，这就是我的《向来风花雪月》（南方日报出版社）。后来我发现光是文人的面还是太窄了，2009 年我接了市文联的一个任务，要写杭州三所名校中的一所，这三所学校是浙江大学、中国美院和浙江一师，我就选了浙江一师（杭高），我就截取 1919 前后的一段来写，然后发现那不仅仅是作家诗人的基地，还是教育家和青年先锋的舞台，这就拓展了我的视野。以前我只写文人，后来发现教育家很厉害，这样我又跟“党史”的某一部分接驳上了。中国之大，手指头拨一拨发现也就这么几个人，然后发现了其中的急流险滩和汪洋大海，这就是我的《浙江一师别传：书生意气》。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我又写出了《读白：刘大白和他的朋友圈》和《民国有个绍兴帮》等，有的是属于一鱼多吃性质的。

华东周刊: 这样看来，你这个写作的网撒得也够大的，那你怎么收网呢？

孙昌建: 这是个好问题。实际上有些也是工作性质的。比如我写《鹰从笕桥起飞》，最早是省档案馆跟我们报社合作，希望把一些馆藏的珍品介绍出去，在报纸上发表之后再结集成书，这其中就有几十个子课题，当同事们选得差不多时，我看八一四空战还没人选，我说我来写这个吧，因为之前我收有一本台湾 1976 年版的电影《笕桥英烈传》，仅此而已。而当我看到档案馆提供的当年毕业生的纪念册时，我完全被镇住了，或者说是被震惊了。然后一开始我就完成了四个整版的图文，再然后一发不可收拾，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做的内容，而且它跟我之前写的浙江一师，又有一种内在的联系，因为当年空军军歌中有一首歌叫《西子姑娘》，它把杭州的师范女生和空军勇士串在了一起。就这样一路写了下来，这个时候的收网是有快感的，因为你从不同的路径深入进去，却找

到了一些共通相融的东西。所以不管我是八爪鱼还是小鱼小虾，我都是游在了大海里。

华东周刊: 你是写诗出身，会不会再到诗歌创作中去呢？我在网上看到一种观点，说新诗没有产生伟大的诗人，对此你怎么看？

孙昌建: 这个问题比较大，三言两语也讲不清，我只能谈一点自己的看法，我觉得需要从三个维度上去看。

第一是时间和时代的维度。所谓伟大的诗人，我想肯定是指李白杜甫白居易和苏东坡这样的诗人，这样的诗人既是唐宋时代产生的，又经过了千年的发酵和沉淀，这种定位或者说叫排位是历史造成的，他们的伟大不是我们今天的人说的。当然也有人认为清朝的诗歌也很好，也产生了像我们杭州人龚自珍这样的诗人，他当然也是伟大的，但清朝满打满算不到三百年。而新诗如果从 1919 年算起也才一百年，一百年中的前三十年，那是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，这个中间有没有优秀的诗人，当然也有。

第二个维度是从诗人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的。在唐宋时几乎每一个有名的诗人同时又是一名官员，比如杭州人津津乐道的白居易和苏东坡，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好官，至少在杭州的口碑相当不错。像白苏这样的，他们的诗和政绩是互衬互补的，像白居易就是杭州的定位大师和导航员，最忆是杭州一句就够了。而苏东坡虽然一生不合时宜，但他跳出了“时宜”，他为西湖定了位导了航。这一百年来有没有这种诗人？当然也有，比如某些诗人主要是文化官员，是体制内的。但唐宋的那些是不是体制内的？当然也是，但为什么他们的诗最后能超出体制，李杜文章光焰万丈。这以后还可不可能？市长省长就直接是诗人，自古太守例能诗？不可能了，因为评价体系不一样了。在古代做一名诗人是很了不起的，你除了会写八股文之外还会写诗，在今天你会写诗只是你的一点兴趣爱好而已。在唐宋或在科举时代，诗好虽说不一定能当官，但整个社会的重诗之风还是显而易见的。而到了近现代，特别当代，影视艺术成了宠儿，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技术手段变得很重要，怎么让一朵云飞起来也是学问了，所以大导演才有可能去做开闭幕式晚会的导演，而你会写几行诗的且写得很一般的人都在给晚会撰稿，撰稿的当然得听导演的。而且你写得再好，大家记住的是那几个朗诵的人，所以我也开玩笑地讲，古代也没有朗诵协会的，当然歌女和唱诗班是有的。

第三个维度也是今天的诗人需要自省的。如果从新诗百年来看，也曾产生过一些有影响的诗人，暂且不说伟大不伟大的，但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必须要写上一笔的。比如五四时期出了一批，抗战时期出了一批，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有，然后就到了八十年代，那都是随着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如果这个事件是进步的是开放的，由此产生的诗篇，比如思想解放运动时的诗篇，那当然会被一个时代所铭记，包括北岛舒婷都是这个时代

的产物。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，我文章一开始所说的那种商品化、网络化、碎片化以及平庸化，诗人们都不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写作对象，或者说“事件”有意被抹平和淡化，而诗人也有意地想要跟时代和事件保持一定距离，个人化私人化写作成了一种趋势，这虽然是对“集体意识”的反拨，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当然不可能产生伟大的诗人，而这其中所产生的网红诗人，又需要网红事件来推波助澜。不过退一万步讲，某个诗人的伟大与否，有当代就给予评价的，也有后人才能评论的。更多地是要留给后代。

华东周刊: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还是比较喜欢诗歌的，这跟诗歌的普及、包括人们把诗和远方挂在嘴上，还跟传播方式的变化有关系吧？

孙昌建: 如果一定要说有普及，我们当然是愿意看到的。我前面讲过诗的入门比较容易，写一篇散文至少几百字，写一首诗几行就可以了，诗歌有自身的特点，特别是在语言节奏上，它不是广播操，它是舞蹈，可以古典舞也可以现代舞，总之它有一种韵律在里面，说深了有一种精神在里面。当然今天学旧体诗的人也很多，写旧体诗的人会奇怪，你们怎么连平仄和押韵都不讲了？写新诗的人说你们何时能跳出枷锁？这说明双方都有误解，这种误解不管新诗旧诗，都是对诗的误解。

再一个近年节庆活动那么多，大家觉得搞个诗歌征文最后朗诵一下也有气氛，也紧扣主题，所以我们常常见到层出不穷的诗会，我偶尔也会在电脑上做个评委，但说实话，这些诗让我看得脸红心跳，为什么，因为写得太差太差了。一方面看似热热闹闹，但实际上门槛都没有摸到，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诗歌是连门槛都不要了，这个真是痛苦，这说明什么，说明我们全社会的文学素质、诗歌素养并没有在提高，而是在下降。反倒是中小学生，小朋友的诗作，整体水平还要好一些，因为有老师和家长在把关，是在用心地把关，而孩子们也天然地知道哪些诗好哪些不好。

最后我也要特别强调一点，现在有些人在盲目地怀念八十年代，我们都是过来人，真有那么好吗？一个诗人和作家跟时代的关系，从来就不能用好与不好来描述，但对于 60 后来说，八十年代是他们荷尔蒙最旺盛的时候，这当然是好的，而且我觉得因为年轻，所以吸收得特别多，现在你还能找到一本书来改变你的人生观世界观吗？而且我也认为，一个诗人必须跟时代保持一种若即若离，甚至有一点紧张和警惕的关系，否则你真的会越写越差，是的，你是一个凡人，你想与众不同，这就有诗歌。



杭州银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

公司主营各种橡胶原料及辅助化工、电镀化工、有色金属、颜料化工、染料化工、皮革化工等。

地址:杭州市萧山区萧绍东路 186 号 电话:0571-82787888 82787666 传真:0571-82786118

网址:www.yinfawz.com yinfacm.alibaba.com



杭州萧山园林集团

市政总承包一级 / 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企业 50 强 / 浙江省农业龙头企业

地址:杭州市萧山区萧金路 308 号 电话:0571-82672131 传真:0571-82684885

网址:www.xsgarden.com



杭州萧山顺和金属软管有限公司

杭州顺和轨道交通新材料有限公司

地址: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车路湾 电话:0571-82522153 传真:0571-82523326

网址:www.shjsrg.com



杭州吉祥提花布、无纺布

杭州海滤新材料、无纺布

地址:杭州市萧山区坎山镇 电话:0571-83510073 传真:0571-82585258

网址:www.jxbuyi.com 邮箱:web@jxbuyi.com